



有知識的文學課

龔鵬程 著

龔鵬程



有知識的文學課

龚鹏程 著



中華書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知识的文学课/龚鹏程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1
ISBN 978-7-101-10522-3

I. 有… II. 龚… III. 中国文学-通俗读物 IV. I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8012 号

书 名 有知识的文学课
著 者 龚鹏程
责任编辑 孙永娟 吴稼南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16¼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
印 数 1-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522-3
定 价 32.00 元

序

文学作品,我们自小读得够多了,文学课也没少上过。打幼儿园开始,就背诵了许多诗词;小学到中学,每学期又熟读了十来篇古今佳作名文;至大学,少说也有上百篇诗文是烂熟于胸的。文学典故、作家履历、字词解释、篇章大意、文法语态,什么都考不倒我们。

可是,考上了名校的大学生,你让他写篇诗文函札试试,除了考试用的作文套话,什么也不会。你找篇文章让他谈谈,也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审美能力,超出字词解释之外的文学文化问题大抵皆一窍不通。

我在大学教书,于今快四十年了,年年碰到的学生均是如此,两岸都一样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一塌糊涂,老是把诗文割裂为字词解释、文意译读、文法语态、作家生平资料等等,然后令学生背诵之,反复考习之。最终便使得学生都不知文学为何物。

而且,入了大学,一般人就再也不会接触文学了,因门既已敲开,敲门砖谁也不会再拎在手上。少数进了文学科系的学生,虽号称以文学为专业,然而习得的本领,其实与初高中并无大异,只是割裂更甚。要用西方哲学、当代思潮、政经社科知识、工科论文术语及格式去“剖析”中国文学。

我久不满于这种文学教育形态,认为把文学仅囿限于作家与作品,内缩式地讲作家人格如何高、心境如何好,作品又如何结构巧、修辞精,讲来讲去,豆剖瓜分,越缩越小。仅在版本、字句、语法、词意上打转,实在玩物丧志,越讲越没劲。

当然,这些方法不能说完全没用,但显然还可以再开发一些视域,让人对文学能有更入乎其内的理解。

“文学与文化”是把文学活动放在整体中国文化视域中去看,不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的,通过文学,可以了解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也即整体体现为中国文学。

孔子说,读诗有诸多好处,“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”。可以用

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,也可以来服侍君上,还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孔子的说法道尽了文学与人的密不可分。上至“天文”、下至“地理”,无不有文学;衣、食、住、行世俗之事中亦见文学;鸟兽草木虫鱼中更有文学。文学一直在这些寻常可见的文化知识中,只是我们习焉不察。

我们只看《诗经》的开篇中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接上了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偶尔相遇,若有理若无理,若有意若无意,而这一切兴发生成于此间,本非臆造,然义不尽处于意外,兴成可观,则又未必纯属被决定、被限制。这就是文学中的鸟兽虫鱼、江河湖海,他们在情理(知识)之中,也在意料之外。这等魅力也许只能来自神思。

相对于那种内缩而割裂的文学阐释形态,我如此恢拓无端,有点“其大无外”。但你不觉得唯其如此,才足以开豁耳目、高大其心志,非局促之学吗?

这样理解文学,才可以破除过去文学教育常给人一些迷思与错误。这些错误太多了,我每一讲都须花点口舌去拨乱反正。不是我比较聪明,故能识前人之误,只是大脉络理顺了,自然就会明白过去那些文学知识为何是胡说八道。希望大家看看,也能养成大识见,成为有文化的人。

龚鹏程

二〇一四年七月

目 录

序 / 1

第一讲 文学与天文 / 1

- 天文是古人日用所知 / 1
- 古人生活中的天文知识 / 3
- 类书、蒙学书中文学性的天文知识 / 15
- 《天问》分化出的文学形态及影响 / 18

第二讲 文学与岁时 / 21

- 什么是岁时 / 21
- 文学关注下的时间 / 23
- 中国人重节气、节日 / 26
- 文人笔下的节日、岁时 / 31
- 四季变化为文人所重 / 35

第三讲 文学与地理 / 40

- 《禹贡》与九州地理观 / 40
- 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启发下的文学想象 / 43
- 《诗经》中的具体生活场域 / 45
- 楚辞、地理志、辞赋中文学与地理的关联 / 47
- 地理文学化的诸多体现 / 48
- 以地理视角看《乐府诗》 / 54

第四讲 文学与饮 / 58

- 中国人更重视的是饮 / 58
- 《诗经》里的酒 / 62
- 《楚辞》中丰富多样的饮 / 67
- 与文学相关的酒 / 70
- 饮茶法的变迁 / 73

与文学相关的茶文化 / 75

僧家对茶道的推动 / 78

文人对茶饮的影响 / 79

第五讲 文学与食 / 83

文学中的农事稼穡 / 83

文学作品祭祀中的食物 / 85

《诗经》开创食物描写的三大类型 / 87

《楚辞》中的离俗之食 / 88

汉代歌诗辞赋里的佳肴 / 93

第六讲 文学与衣 / 97

中西方服饰观之不同 / 97

《诗经》之衣多在《国风》中 / 102

着衣之礼及各种衣服 / 105

《楚辞》中超凡脱俗之服饰 / 109

第七讲 文学与住 / 114

中西方居住文化差异 / 114

文学中的卜居主题 / 116

《长物志》显现出的文人生活理想 / 117

文学中的园林楼阁 / 121

“观”的性质、作用与表现 / 128

第八讲 文学与行 / 133

由《诗经》开启的行旅文学 / 133

行旅文化中产生的闺怨文学 / 137

行旅文学出现的原因 / 140

驿站诗、题壁诗 / 144

游的文学史 / 151

第九讲 文学与草 / 156

北京花事 / 156

早期花草意识的混而未分 / 160

重视花,始于汉代 / 162

香在草之外另成大邦 / 163

词比诗更显花草意识 / 165

体物、博物、格物、玩物 / 169

第十讲 文学与木 / 178

橘之颂 / 178

嘉木者木兰 / 179

桐花时节 / 181

文人爱梧桐 / 182

桂花之幽静 / 183

韵胜格高的梅花 / 186

文学里草木的深意 / 188

第十一讲 文学与鸟 / 191

《诗经》里聚讼万端的鸟 / 191

文学中的嘉禽 / 194

文学中其他诸鸟 / 198

第十二讲 文学与兽 / 206

蒙学读物中的兽 / 206

诗人体物工夫 / 208

文人笔下的马 / 211

寓言与以兽拟人 / 215

与兽相关的文学故事 / 216

文学变形幻化主题中的异兽 / 221

第十三讲 文学与虫 / 224

《诗经》里的虫 / 224

龙非虚构之物 / 228

声望较差的蛇 / 231

文学中的小虫们 / 233

相生相化之虫 / 235

第十四讲 文学与鱼 / 239

鱼之总说 / 239

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龟 / 242

重要且美好的鲤鱼 / 245

丧失本义的鳊 / 247

与鱼相关的文学故事 / 248

第一讲 文学与天文

天文是古人日用所知

宋王应麟有《六经天文编》二卷，除星象外，凡阴阳五行、风雨及卦义悉汇录之。我现在不能谈得那么杂，兹仅就与文学有关者略说一二。

据《周礼》考之，当时大司徒辨其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之名物；山师掌山林之名，辨其物与其利害；庖人掌共六畜、六兽、六禽，辨其名物。则当时学在王官，各种名物，均有官吏主掌。其中辨天之日月、星辰、风雨、暝晦等，职在天官，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所云云，即其职与其学也。《尔雅》另有《释天》一篇，汉末刘熙编《释名》，更以“释天”冠首。盖名物之大者，莫过于天，故辨析名物、释训释诂，不敢轻忽。

然学在王官，释天既为天官专职，其余的人便不能知天吗？不然，《尚书·尧典》已云尧时命官“敬授民时”，可知古天文时令之学早已普及，民之耕稼兴作，俱赖于是，岂能不遍使通晓？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云：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：‘七月流火’，农夫之辞也；‘三星在户’，妇人之语也；‘月离于毕’，戍卒之作也；‘龙尾伏辰’，儿童之谣也。”即以此故。

这是因为大司徒要辨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原隰之名物，一般农民、牧民也同样需要知道这些东西。近代博物学者，即类似大司徒、山师等官，对物类可以有系统性的知识；一般民众虽不是学者，对这些却拥有具体的实践性知识。某些时候，博物学者还得向农民、牧民请教呢！孔子答樊迟问圃问稼时说“吾不如老农”、“吾不如老圃”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
而且古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，远比我们现在密切。风雨晴晦、斗转星移，决定着他们的作息与生计，一举一动，都是与自然要相配合的。因此，讲起天文历象，实是再亲切熟悉不过的事了。《诗经》中比兴，动观天文，即以此故。

如《诗经·邶风·日月》(后文中“诗经”均略去):“日居月诸,照临下土。乃如之人兮,逝不古处。胡能有定?宁不我顾?”用日日出没有恒时来批评那个没良心的人,一走就不见了人影,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定性?为何还不来看我?

《唐风·绸缪》也以天象起兴:“绸缪束薪,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,见此良人?子兮子兮,见此良人何?”三星指心星(“三星”有多种说法,《毛传》认为指参宿三星,《郑笺》则认为指心宿三星)。见到心星,暗指心有所依。是看见喜欢的人时心中喜悦难名之状。

此两诗,一喜一怨,而均以天象起兴。另有一些则是直赋天象,接着就叙事言情的。如《邶风·定之方中》:“定之方中,作于楚宫。揆之以日,作于楚室。树之榛栗,椅桐梓漆,爰伐琴瑟。”宋朱熹《诗集传》解释说:“定,北方之宿,营室星也。此星昏而正中,夏正十月也。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,故谓之营室。楚宫,楚丘之宫也。揆,度也。树八尺之臬,而度其日出入之景,以定东西;又参日中之景,以正南北也。”这整段是讲人们依星象、参日景以营造宫室的经过。

又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:“十月之交,朔月辛卯,日有食之,亦孔之丑。彼月而微,此日而微。今此下民,亦孔之哀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交,日月交会,谓晦朔之间也。历法,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左旋于地,一昼一夜,则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。日月皆右行于天,一昼一夜,则日行一度,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故日一岁而一周天,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,又逐及于日而与之会。一岁凡十二会。方会,则月光都尽而为晦。已会,则月光复苏而为朔。朔后晦前各十五日。日月相对,则月光正满而为望。晦朔而日月之合,东西同度,南北同道,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。望而日月之对,同度同道,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。是皆有常度矣。然王者修德行政,用贤去奸,能使阳盛足以胜阴,阴衰不能侵阳,则日月之行,虽或当食,而月常避日……”云云,解释了一大通历法。其实诗的大意只是说:十月就是纯阴之月,竟又逢日食,更是阴盛之象了。在政治上这代表小人当道、政治昏暗,所以说现在的百姓可怜哪!

另就是《豳风·七月》: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觜发,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,何以卒岁?”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七月,斗建申之月,夏之七月也……一之日,谓斗建子,一阳之月;二之日,谓斗建丑,二阳之月也……觜

发,风寒也。栗烈,气寒也。”简单解释就是:七月大火星往西沉了,天气开始凉了,九月则该换上寒衣了。若到十月、十一月,寒气就更加厉害,老百姓无衣无褐,可怎么度岁?

2005年7月,中国人民大学校长、后来兼任国学院院长的纪宝成先生,因在接待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时错解了《诗经》“七月流火”一词,舆情大哗。被聘为人大国学院副院长的范曾居然写了一篇《“七月流火”我见——为人大校长辩》说:

顷读报端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错解《诗经》“七月流火”一语,窃以为笔者逞私智而错用心,欲显博以反见陋。盖孔颖达《十三经注疏》中已有确解,“七月流火”者极言溽暑炎蒸也。流者,下注也;火者,状其炽燃者也。又据郭沫若先生考之,七月指周正七月,实为农历五月,天气转热,何谓乎变凉哉?纪宝成校长矜于诗旨,不唯无舛,用之甚佳。或有某注家强作解人,必以“火”为星辰之名,谓“流火”为节候转凉,此胶柱而鼓瑟之谈,则恐非硕学之宜。且也,“豳风”出自奴隶之口唱,必使奴隶而疏天象,不亦谬乎?要之,诗无达诂,人各有会,其间理解之龃龉,唯不离本文之主旨,正不必刻舟求剑,定向而解。

自汉郑玄《毛诗传笺》、唐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以来,解此诗自来无异词。孔颖达疏明言“火”谓大火星,“流”是向西落下。何尝说过“流者,下注也;火者,状其炽燃者也”这样的话?“七月流火”的火,是心宿二,古称“大火”,即天蝎座 α 星。我国在四千多年前颛顼时期,就设立了火正之官,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星。豳,是现在的陕西彬县,位于西安西北。“七月流火”之后接着讲“九月授衣”,表示天气转凉,需要添置衣服了。文义如此明白,竟乱扯说“七月流火”也可以解释为天气炎热,根本就不顾上下文。说此诗乃奴隶所作,奴隶不可能懂天文,更是荒谬。

古人生活中的天文知识

不过,古之天文,今人搞不清楚,也不全是无知的问题,亦有因古今变迁而令后人不易明了之处。犹如古代话语,人人都会说,可是至今就只有懂古音学的人才弄得明白。古天文学,虽是当时百姓日用常识,然时移世异,学者对之,往往亦聚讼纷纭,与争论古音韵究竟如何是一个样。

(一)三正

造成难解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历法之变。古有六历：黄帝历、颛顼历、夏历、殷历、周历、鲁历。汉改用太初历、三统历，嗣后历法历制改来改去，以致大家对古代历数情况越来越不了解。如上文谈到的《定之方中》，讲夏正十月；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也讲夏正十月；《豳风·七月》依然是夏正。周朝理应用周历，可是这些诗却用的是夏历。这固然是风俗使然，犹如现今虽用阳历，民间仍通行阴历；另一方面也因儒家孔子本来就主张在历法问题上“行夏之时”。

而夏历与周历之不同，主要在岁首。周以建子一月为岁首，称为正月。殷历以建丑二月为正月；夏历则是以建寅三月为正月。所以《豳风·七月》的七月，乃是现在我们的九月。它讲的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，分别是周历十一、十二、一月，故冷得不得了，鬓发栗烈难当。

古书中，《春秋》、《孟子》多用周历，《楚辞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用夏历，《诗经》就不一定了。如《小雅·四月》用夏历，《七月》看起来也是夏历，但此诗讲“一之日”等处，却是用周历。这种混用历法的情况，在《左传》等书中也都有，所以容易导致误解。

秦始皇以建亥为岁首，这是夏历的十月、殷历的十一月、周历的十二月。汉初仍沿用此制。汉武帝改用太初历以后，才以建寅为岁首，与夏历相同。以后除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用殷正，唐武则天、肃宗时一度用周正以外，大部分都仍用夏正，与现今民间阴历的月份时令相近。

这是“三正”的问题，指夏商周三种历法的正月之分。另一个天文上的问题是太岁。

(二)太岁

三正，是把一年十二个月配上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，故以一月为正月。所谓建子、建丑、建寅之建，是指“斗建”。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十二个不同的方位，即代表十二个月。太岁则是以周天分成十二等分，由东向西，配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，叫作十二辰。

但因子丑等十二辰由东向西，而实际的十二次其实恰好相反，乃是由西向东的。因此，另又假想有个岁星，叫太岁，又称岁阴，让它与真岁星背

道而驰,这样它就和十二辰的顺序一致了。以此纪年,就称太岁纪年法。举例言之,某年岁星在星纪,太岁就在析木,称为太岁在寅。次年,岁星在运行到玄枵,太岁就在大火,在卯。其余可以类推。

所以太岁并非真星,指的其实是子丑寅卯等十二辰,而这十二辰又还有个别名系统。

十二地支之外,十天干也与岁星相配,也有一套别名系统。这套别名,《史记·历书》、《尔雅·释天》、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略有不同。若今年是壬辰年,就称为玄默执徐,明年癸巳年则称为昭阳大荒落。古人作诗题字,纪年往往用此,在古代是基本常识,于今则需费这么多唇舌来介绍了。而太岁与星象之间,也容易弄混,令人糊涂。典型的例子,是战国屈原的生日问题。

屈原的出生日期,《离骚》中自述: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,唯庚寅吾以降”。看来十分明确了,可是研究屈原的人对此却有不同解释。

大致可分两说:一是汉王逸说: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孟,始也。贞,正也。于,於也。正月为陬。”(《楚辞章句》卷一)他认为“摄提”是“摄提格”的省称,屈原生于“太岁在寅,正月始春,庚寅之日”,即寅年寅月寅日;二是朱熹说:“摄提,星名,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。”(《楚辞集注》卷一)他认为“摄提”是天上星座名,并不说明什么年份,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,但年份不明。

二说的主要分歧在于“摄提”与“摄提格”的异同。摄提,属二十八宿中的亢宿,共六星,位于大角星的两侧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:“大角者,天王帝廷,其两旁各有三星,鼎足句之,曰摄提。”又说:“岁星一曰摄提,曰重华,曰应星,曰纪星。”

摄提格是岁名,或者说是地支“寅”的代名词。如《尔雅》曰: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可见“摄提格”与“摄提”的词义明显不同。

“摄提”与“摄提格”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,屈原应该不会将“摄提格”省写为“摄提”。所以“摄提贞于孟陬”的意思是:斗转星移,又到了新年的正月。正月是岁首,他采用的乃是夏历。至于这年具体的年份,作者并没有说明。“唯庚寅吾以降”的意思只是说:我出生于庚寅日。故朱熹认为屈原出生的月份是寅月,恐有悖于原作的原意。在战国时期,正月未必是寅月。屈原应该是出生于夏历正月庚寅日。

可是到底是哪一年呢？庚寅又是哪一天呢？各家考证，各说各话。清代陈瑒用周历推算则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；邹汉勋、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，定屈原的出生日期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；浦江清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认为他生于楚威王元年，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；郭沫若《屈原研究》认为是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；胡念贻《屈原生年新考》又推算为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。

总之，这是一笔糊涂账。但由屈原生日的考证，我们可以知道此中还涉及二十八宿、七曜诸问题，所以也要稍作解释。

（三）七曜、二十八宿

七曜指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。金星又称明星，又名太白。《诗经》中，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讲“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”中的“明星”非泛指，所指即金星，《陈风·东门之杨》中“昏以为期，明星煌煌”也指它。它黎明时见于东方，称为启明；黄昏见于西方，称为长庚。《小雅·大东》云“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”，讲的都是这一颗金星。此星在文学上大大有名，小说中甚至将它幻化成一位神祇——太白金星。

木星，又名岁星，十二年绕天一周，每年行经一个特定区域。一年的区域称为“次”，十二年就有十二次，上文讲岁星在玄枵、在大火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

苍龙星座图(汉画像石)

水星，又名辰星。古书中谈到的水，其实并不是这一颗，乃是恒星中的定星。大火，心宿。“七月流火”之火是也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里讲的“火”才是火星，又称荧惑星。

心宿、营室宿的宿，指二十八宿。宿是指太阳停留之处。古人已知地球绕着太阳公转，从地球轨道不同位置看太阳，太阳在天球上投影的位置也不同，这种位置的移动，一年的轨迹合起来就称为黄道，代表太阳周年之轨道。而黄道附近二十八个星宿，就是用来作为这个轨道之坐标的。

星星本来分散于夜空中，靠人们运用想象

力把它们进行分组:东方苍龙七宿(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),北方玄武七宿(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),西方白虎七宿(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),南方朱雀七宿(井、鬼、柳、星、苍龙星座、朱雀、白虎、张、翼、轸)。苍龙七宿就是把角宿到箕宿七颗星想象成一条龙,角是龙角,氐、房是龙身,尾宿就是龙尾,其余可以类推。

《小雅·大东》:“维南有箕,不可以簸扬。维北有斗,不可以挹酒浆。”就是根据这种想象的再想象,说簸宿、箕宿不能真拿来作簸箕,北斗也不能挹酒浆呢!唐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说: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”也依星宿想象。参指参宿,商指心宿。参在西,心宿在东,出没两不相见,故取喻如此。

另外,宋苏轼《前赤壁赋》中有一名句曰:

“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”斗牛,有教科书说:斗指北斗星,牛是牛郎星。这种说法存在错误,斗牛,是指星宿中的斗宿与牛宿。

目前国际上一般将星空分为八十八个星座。北斗属大熊座,牛郎属天鹰座。斗宿是南斗六星所在之处,属人马座,而牛宿属摩羯座。所以北斗星与斗宿不是一回事,牛郎星与牛宿也不是一回事。

不过,问题还不这么简单。清人张尔岐认为苏轼不懂天文,以为这句话写错了:“‘少焉,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’七月,日在鹑尾,望时,日月相对,月当在娵訾,斗牛二宿在星纪,相去甚远,何缘徘徊其间?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,临文乘快,不复深考耳。”(《蒿庵闲话》卷二)

苏轼之误,可能的原因是:古人常以“斗牛”来概括代替整个星宿,古诗文中提到星宿,往往就只说斗牛,如:

叠岭碍河汉,连峰横斗牛。(李白《过汪氏别业二首》)

班姬此夕愁无限,河汉三更看斗牛。(崔颢《七夕》)

蹋雪携琴相就宿,夜深开户斗牛斜。(贾岛《逢博陵故人彭兵曹》)

万里无归信,伤心看斗牛。(常建《江行》)

纱窗宿斗牛,更疑天路近。(孙逖《宿云门寺阁》)



朱雀、白虎图(汉画像石)

史上还有个“斗牛之间”的著名故事：三国末年，晋朝有人主张伐吴，也有人反对。当时尚书张华，即是力主伐吴的。两方争论期间，夜晚斗牛之间有紫气。斗牛之间所对应人间的位置，是在长江流域口附近，正巧就是东吴所在地；而紫气又是祥瑞的象征。因此当时反对伐吴者，就以此为由，主张讲和。张华却仍力荐晋武帝伐吴。武帝后来果然举兵攻吴，但初期并不顺利，当时朝中大臣还上疏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。然而后来终究灭了吴，张华也因此官拜司空。

东吴灭亡后，斗牛之间的紫气非但没消失，反而更盛。

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，乃要焕宿，屏人曰：“可共寻天文，知将来吉凶。”因登楼仰观，焕曰：“仆察之久矣，唯斗牛之间颇有异气。”华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焕曰：“宝剑之精，上彻于天耳。”华曰：“君言得之。吾少时有相者言，吾年出六十，位登三事，当得宝剑佩之。斯言岂效与！”因问曰：“在何郡？”焕曰：“在豫章丰城。”华曰：“欲屈君为宰，密共寻之，可乎？”焕许之。华大喜，即补焕为丰城令。焕到县，掘狱屋基，入地四丈余，得一石函，光气非常，中有双剑，并刻题，一曰龙泉，一曰太阿。其夕，斗牛间气不复见焉。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，光芒艳发。大盆盛水，置剑其上，视之者精芒炫目。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，留一自佩。或谓焕曰：“得两送一，张公岂可欺乎？”焕曰：“本朝将乱，张公当受其祸。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。灵异之物，终当化去，不永为人服也。”华得剑，宝爱之，常置坐侧。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，报焕书曰：“详观剑文，乃干将也，莫邪何复不至？虽然，天生神物，终当合耳。”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。焕更以拭剑，倍益精明。华诛，失剑所在。焕卒，子华为州从事，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，使人没水取之，不见剑，但见两龙各长数丈，蟠萦有文章，没者惧而反。须臾光彩照水，波浪惊沸，于是失剑。华叹曰：“先君化去之言，张公终合之论，此其验乎！”（《晋书》卷三十六）

由这段故事，后来遂衍生出一些成语，如，气冲斗牛、丰城剑气、剑沉丰狱、延津剑合。所以苏轼说“徘徊于斗牛之间”时，也可能非写实而是用典。

这是有关星宿的一些文学问题。此外，如各位关心小说、戏曲、民俗、文学，不能不晓得道教认为每个星座都有一个神将，共有二十八位神将，也